



史通卷第五

內篇

採撰

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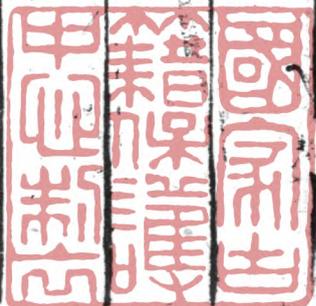
補注

因習上

因習下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鑿之容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



史通卷第五

史通 卷之第五  
志晉乘鄭書楚杅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  
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  
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  
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  
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  
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  
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  
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犇月如斯  
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露班擘之寸

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  
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  
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見獲出於風俗通左  
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  
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  
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  
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邵沈約云  
琅琊國姓牛者與夏侯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  
以壽酒燕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  
牛金子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全劉駿  
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全劉駿  
上淫路氏多有議魏書因云駮蒸其母路氏醒時播

越慨可謂助桀為虐古人之災尋其生絕徹嗣死遭  
割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  
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  
神鬼恠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  
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  
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  
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鑑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  
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  
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  
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

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言定為  
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  
文多失至如魯參殺人不疑盜婢翟義不死諸葛猶  
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  
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  
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為王韋魏收草  
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  
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  
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  
之能辨而後來穿鑿言出異同不憑國史別汎流俗

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  
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  
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  
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  
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  
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  
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  
作宜漢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評疑事學者宜  
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  
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  
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  
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  
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  
矣爰洎冲葉文體大變樹哩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  
者務以淫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  
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  
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  
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孤喪之

史通 卷之第五  
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于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頌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石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同實同於莽卓言乃類

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割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救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頌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

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  
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  
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詔下綸  
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  
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亥不如讀其詔誥則劬  
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  
取充天下故漢光武謂龐參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  
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  
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  
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

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  
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  
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  
本無定准故觀持歎之頌而驗有殷方輿觀魚藻之  
刺而知宗周將頌至於近代則不然矣談主上之聖  
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  
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  
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  
疇爲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  
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鑊水爲璧不可得而用

也盡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  
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  
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  
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  
穢累王沉魚秦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陳壽于齊頓從簡約猶時載浮詭固盡機要唯王邵撰  
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  
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摛實之  
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  
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常子孟諷諫賦有趙壹

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歲於女  
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  
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苟伯子之  
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  
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  
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  
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  
凡今爲史而載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彫  
虫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  
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无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費虞之三輔决錄陳壽之李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據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故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

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撮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悞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捺括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唯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朝集注國志以廣水作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利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其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摭成注標  
爲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  
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指以  
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安年  
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固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  
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  
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  
了无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  
有斯言志亦无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  
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

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更是也范曄  
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  
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  
寇恂之首當著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  
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烈女孝子高隱  
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制諸族咸曰島夷  
是則自江東西及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  
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昶等傳皆云丹徒人也  
東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士風之  
殊孫策虞翻仍或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

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雉稱爲僭盜故阮氏七  
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初一名題爲  
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无彼我而  
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同阮錄按  
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  
曰非時之業蕭譽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  
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  
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  
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  
生殉節若乃常耿謀討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

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  
元瑾蘭權於李靖之末王謙尉迴王折於宇文之季  
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  
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  
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其錄  
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  
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  
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  
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  
辭精密舉一隅以三反告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

無大過矣

因習上第十八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懼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柔朝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緡素實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晏云遷歿後亡龜

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无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

州郡則廢置无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

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

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龍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无此郡縣皆是

晉魏已前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无定所因地而

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蓋便從黃涉魏而

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

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

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

史通

諸自古其義無間時修國史予被配祭李義家于

州昌樂人也監修者人笑以為深乖史跡遂依李氏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邵文舉之對曹操自

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

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

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

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郟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

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豈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

多有姓明及早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

平子為明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在諸史傳

尚爵美名則諸士流固无慚德也

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歸群鳥墮於江水

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

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

因習分為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三十

七篇比因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類為一

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亦煩綴矣

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國史以敘事

為工敘事以簡為主故自子長立明而上皆涉

亡已事之已拙嗚呼修辭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因習下第十九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遠太史公始華茲體惟有列先述大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書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曰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

多與同風

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也本姓原氏至於它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

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志著書

之舊跡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

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濫則不從

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

述王庾諸事高揚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

農楊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

曰難與慮始可樂成夫以下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

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

史通卷第五  
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失者焉

史通卷第五

史通卷第六

內篇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篇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

史通 卷第六  
誓言秦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  
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  
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封戮揚干是也  
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瓦之辯家挾飛鉗之術  
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  
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  
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  
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摠歸於筆札宰我  
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  
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

輪而獻直秦密之酬吳客玉融之笑百虜使比之小辯  
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无  
足觀焉尋大戰國已前諷皆可諷諫非但筆削所致  
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鵠賁鸚鵡童豎之謠  
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儲腹弃甲城者之謳也原  
田是謀與人之誦也斯皆芻蕘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  
以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  
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  
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  
戰策足以驗吐俗之遠反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

者通元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進  
效昔人示其博古是以好立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  
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用秦言肆見於魏晉之代楚  
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  
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  
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雅言以春秋而事  
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  
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  
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初在中見  
謂之曰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開世子方等見殺謂其而史  
次子謂以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

臣脩飾无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  
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  
駒又學如郊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  
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為魏收必謂彼夷音變成華  
弘為牛弘語等揚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  
聞則有安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  
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  
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謂王  
齊忠節也宋謂宋孝王也邵撰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  
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老二子以言多渾

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  
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  
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  
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  
貂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口狐非狐貉非貉  
狗子薩斷索又曰推推頭團索河中狗子破介苑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并如此事難可亦遺  
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積君懋編錄故得  
推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是以董狐南史齊自  
而聖決不盡亦多矣

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  
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即著孝傳張著隋後  
允所撰人語皆依故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

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斤可勝紀哉蓋江革爲  
商臣曰呼役夫宜君上候汝而立職漢三怒酈生曰經  
儒幾敗乃公事單問謂稽康曰汝死自其分樂廣  
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  
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風誦而世人皆以爲  
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  
蓋楚漢世隔事已成事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  
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死恒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比皆法書今語身効  
昔言不其感乎苟記事則約附而經載語則依憑二

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載而如一矣以今來古推質文之變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无精義咸被其化一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无美惡盡傳十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否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輿輿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善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待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為

稱欲云 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勾奴為偶人象鄧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左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出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悛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无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戕

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詳而安忍貪而無親鯨  
鯨是偉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  
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墮穢於貧賤不充  
出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  
陰初在仄微墮葉无行後居榮貴滿盈遂禍躬為逆  
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羨其善  
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  
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兵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  
以編名酷吏列號若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免取人耳目不接又

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无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  
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宗逾  
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  
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  
說各異李仙乘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虛疑  
始未報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帝將尼父  
之門存實錄抵許私於朱揚傳曰周書之評太  
顯今故為榮傳多其惡是謂三說各異  
祖寬仁好殺二埋不同今孤德榮周書傳稱文如歸命  
善始令孤德榮周書傳稱文如歸命二埋不同  
言无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  
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或焉

史通 卷之第六 六二〇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  
輕事摩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  
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  
婚蕃落則曰招携菴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  
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  
鳥官創置豈聞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吳假奉春之策  
奢言無限何甚厚類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威得回  
使信贈其詩曰甄亡禹棘滅齊平宅鼎歸陳周弘正  
來聘在館贈常璽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  
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

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  
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

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樂今德茶是也

齊史魏收  
伯樂所

撰周史今似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

魏史魏收所撰也斯皆鑿裁非遠智識不

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弥縫唯洽而厥跡更彰

取惑無知見或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子蕉

者雖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

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

觸類可知至赫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

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史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端占音而廣足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述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亮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雅約增之返累加減前所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夫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鑿帶而以人廢言此統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敘事第二十二并序

簡要隱晦妄飾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无厭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詰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自美焉詠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是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功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日五

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一日經  
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星日流景則列星耀桑榆既  
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  
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而趨不舉遺筭無聞逮於戰  
國已降去聖弥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倘儻不羈故知  
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  
幾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  
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  
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麗非類若

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者  
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  
篇是其疵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  
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  
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  
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  
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  
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  
下周者其書樵悴乎觀立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  
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煥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

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畧无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尽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誠實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齊裴其詆王氏夫以左事雖裴筆所以專一中原跡穢士文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智比六渾之朝書事於士丘之代將恐

輟毫栖牘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

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

覩綫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于下右敘事篇序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爲

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

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

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

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

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

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較成雷群輕轉折

史通 卷之六 六

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局足道哉蓋敘  
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事行者有唯書其事跡  
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  
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  
太叔之狀日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无他說所謂  
直紀其事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  
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  
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  
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  
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華轂駘毳縶以啓山林此則

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  
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  
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本其讚曰吳  
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  
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  
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  
則其弊是廣史紀傳敘言人書後讚書則先云篤志好學  
先云壯敏不師則先云武藝強倫言人下筆成篇則  
傳云驥以駘為石驥以毒為公以美來驥驥曰  
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金之驥驥曰食自外來  
者不可下也覆輿放也而地以驥驥曰食自外來  
姬下堂而帝曰天子吾君之國也子可

選子事為君又札記云晉將伐宋使視之見陽門之  
介夫死子年災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  
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近自事跡紀  
書贊論又載但自占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序說  
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述子姑家所撰五代史皆  
之能獲免者蓋十无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又敘事

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

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其為敏夫以鈍者稱敏

魯人為敏也札記則明賢達所嘆此為省句也春

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

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所中簡要合理此為

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

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

者蓋直除波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

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

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夫年及口中可矣夫此

六文成句而二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

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贖字皆

重複史之煩無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需其十鈞而

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罟而置而獲之由於一

目大敘事者或虛益散碎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

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漁者既執而罟鈞必收

史通

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  
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審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  
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  
日成篇日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占者行人出境以  
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  
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  
作是曰經典句皆詔夏言及時辰秩秩德音洋洋盈  
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

極必擿以充寢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  
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  
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  
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  
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  
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  
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  
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  
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其非  
說也旣而立明授經師範 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

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  
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廷如  
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  
酒以羣華果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棟動於薨師  
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  
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  
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  
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  
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  
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

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  
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  
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  
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  
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作受責於少期魏志鄧  
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之言而子昇取譏於君懋  
分已為三亦救事屬一病也  
王邵齊志曰時議恨刑子才不得掌典魏之書非不  
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  
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  
而無闕譬言如用奇兵者持一當能全克敵之功也  
若才乏雋類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

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質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  
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二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  
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  
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  
知无假擢揚而其理自見矣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  
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殊或擬人  
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  
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  
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

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  
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  
子短書雜家小說論述臣則呼爲閭閻稱巨寇則目以  
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並  
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  
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牢或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  
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  
則曰來獻百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  
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  
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

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真獲曹營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束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无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聲音者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礼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初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懋于長所書魯始為鑿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内則即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受統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

彥鑾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鑾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覘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拓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谿如翼捷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荼闕而不載盖龐降削噴字之媿也重耳黑警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如判定况愁山定攢彰於載識杜基卿齊

牛个西谷逆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邵齊志載謹雜子破尔明如日月難為盖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

有民姓本複戒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  
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  
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  
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  
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  
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  
類於鷩者也右妄飾

史通卷第七

內篇

品藻

直言

曲筆

鑒識

探頤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薰蕕不同器鳥鸞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  
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  
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矣

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  
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  
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  
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  
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  
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  
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者之責也按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  
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矣不  
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池子難為等

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

弟 年曾參內有 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鄧三

甥聘甥 駢甥養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

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 年夫寧人負我為善獲侯

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

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

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

三甥皆在 第六等 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子之僑為上

陽處父次之上會為下和之篇在 第三等 陽處父在 第四等 上會 在 第五等

其述燕之實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若

史通

未

高湖在第五等荆湖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則並是非替亂善惡

紛拏或珍仇離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珍騏驥以茲  
爲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譎惑上使禍延儲  
后及忠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  
列佞幸揚上陳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  
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歎若乃考求  
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  
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半行可稱直以怨  
對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  
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真烈爲五有乖其

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

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

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楊子雲亦鑽仰四科

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

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楊董獲井可謂識二五

而不知十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

而有借如陽璿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

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天與而沈氏竟不別

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珙砥節礪行終始

無瑕而蕭氏乃與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頗文

文通

卷之第二

三

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感為臬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頗在文兄傳也古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筭曹公則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譬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未庸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言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

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嘗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伏雲臺取傷成濟陳書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為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邵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常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向

邪以竊位暨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  
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踈既辨  
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  
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儀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  
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  
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  
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  
斯乃作者之醜行人論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

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

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吐機晉史虛張拒葛

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

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

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共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

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

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懦弱也其初自位南面立

朝群臣盭愧流汗刮席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

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

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

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輝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谷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

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今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谷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准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爲文淵源廣博

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致遠鈎深烏足以辯其利害  
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  
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立明  
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彼二  
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  
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  
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逮漢史繼作踵  
武相承王克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  
而優遷以王克謂虎文義淡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論  
以太史公為乙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  
司馬遷班固之十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失遷故  
三十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一萬言類有

不敵固之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適有得失而大  
同風可為連類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  
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  
空傳偽錄者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  
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偽可求膏肓墨守乃腐  
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劉祥傳宋書  
錄歷序諸家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  
徐廣論弱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制文舉之含  
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

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絲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以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狀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爽實凡三十七字蓋史之爲用也上絕不屬鑿識篇不可同年下云故知割席不敢視云云割席疑承刮席爲文逮漢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爲章句始知其爲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此書外篇別有點煩云回易數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爾是歲嘉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

閻陸深謹識

探賸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爲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天  
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  
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尼於陳蔡夫以彼事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事則義包微妣因  
覆海而泐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

一而未知其二以爲有反扶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是楚則略荀況漢亂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文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雷傳以來自占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天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立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之預於吾魯長狄埋於魯門爲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

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卜國勢  
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  
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  
獨略胡鄉而徧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損吳楚遂誣  
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為足曲者也蓋明  
月之味不能無收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  
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  
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  
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  
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闕有德

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  
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  
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以死於漢日  
而乃并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  
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惟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  
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  
或行仁而不過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  
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紀繆其流甚  
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  
有憑必謂遺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為九何志存激

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維而退處士此之率判  
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  
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按曹公之創王  
業也賊然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土莽文帝  
臨戎不武為國好者忍害賢良味忘骨肉而壽評皆  
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古漢宗仗順而起夷險  
不撓終始無殺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  
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  
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收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  
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

親蜀也

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

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

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

順之理尔而擅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

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

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石無道女

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爾而就也安有變三

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

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

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入情理不當耳自二京

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予時中原之出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

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惟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曾懷枉中探賸或妄如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誣誤白謂見所未聞名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史通卷第七終

史通卷第七終



